

蘇俄海軍的新面貌與新任務

尹慶耀

一 「俄國要水」

「俄國要水」，從帝俄到蘇俄，這一傳統的目標并無改變。蘇俄海軍總司令高爾希科夫（Sergey G. Gorshkov）曾經說……從沙皇時代起，西方就認為俄羅斯是內陸國或是陸軍國，這完全是歪曲事實。俄羅斯是大陸國同時又是海洋國。實際上，俄國擁有的世界各國中最長的海岸線，我們的海岸線長度在美國兩倍以上」^①。

單從地圖上看，高爾希科夫的話好像有所依據。事實上，蘇俄漫長的北方國境所毗連的是北極海，那裏沒有什麼經濟價值，也不能作為海上交通線加以利用。因而高爾希科夫的話，就只是包藏着侵略野心的詭辯而已。

在歷史上，彼得大帝曾為俄羅斯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他也為俄羅斯策定了向外侵略的三大方向，即：一、由歐洲大陸西進，打通東歐走廊，以出地中海；二、由亞洲大陸東侵，囊括中國，攫取朝鮮，以出太平洋；三、南下中亞進窺印度，君臨印度洋^②。為了實現此一擴張計劃，他聲言：「如果我國只有陸軍，就等於只有一隻手；換一個方式說，沒有海軍，我們就沒有兩隻手」^③。於是，他為俄國建立了新海軍。

十八、九世紀時，俄國海軍與英國海軍保持密切聯繫，列世界第三位。一九〇五年俄國艦隊在對馬海峽被日本殲滅，此後俄海軍即一蹶不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重建了海軍，然其力量僅足以在波羅的海與黑海從事佈雷。蘇俄赤色政權成立，也曾發展海軍，但由於一九三〇年代史達林的大整肅，不少海軍軍官被殺，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軍並無特殊表現，甚至當時還隸

註① 轉引自管野博「美蘇海軍戰略的變遷與現狀」，原載日文「蘇聯問題」調查月報，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出版。

② 鄒宇光作「蘇俄歷史」，「蘇俄及其附庸」，一三頁。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版，一九六七年五月。

③ 轉引自「美蘇海洋戰略的變遷與現狀」。

屬於地面部隊，一度失去其獨立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初期是德國的潛艇逞威，後期是美國的航空母艦稱霸。蘇俄看得明白，於是戰後它所想要發展的就是這兩種兵器。早在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蘇俄就已重視潛艇的建造，因此，戰後發展潛艇較易。至於航空母艦，據稱史達林確有發展計劃，但由於經濟力與技術的不足，以致遲遲不能實現。缺乏航空母艦，僅靠海軍航空隊從陸上基地起飛從事支援，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蘇俄海軍事實上僅是一種近海防衛武力而已。

二次大戰後蘇俄積極發展潛艇，當時美國記者曾訪問蘇俄，并提出一項問題：「潛艇是一項攻擊性武器，蘇俄大量從事建造，這就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是否適當？」蘇俄海軍代表的回答是：「所有武器都難區別它是防禦性的還是攻擊性的。如果一定要加以區別，那麼潛艇主要還是防禦性的。蘇聯沿海警備潛艇的數量比攻擊型的潛艇為多，但是美國實際保有二四艘攻擊型的航空母艦（當時），這是一支海軍戰鬥力同時又是一支空軍戰鬥力，其基地不在本國領土內，而在遠離本土的海洋上，因而它乃是以侵略他國為目的而建造的艦艇。航空母艦才是攻擊性的武器，這也就暴露出美國的帝國主義本性。我們沒有航空母艦，也不打算擁有航空母艦，我們寧願作為一種自衛手段而保有潛艇」④。

這位海軍代表的發言，與其說是在闡釋蘇俄的海軍政策，毋寧說是在說明蘇俄海軍仍處在近海防衛隊階段的現狀。惟其如此，當一九六七年七月廿八日高爾希科夫聲明：「蘇聯海軍業已變成一支遠程攻擊性部隊……，它在大規模軍事作戰戰場上的武裝鬥爭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在平時也可支援國家在海上的利益」⑤。這時候，人們對蘇俄海軍就不能不刮目相看了。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蘇俄第一艘航空母艦「基輔號」進入地中海⑥，更標誌着蘇俄海軍已進入一個新時代。

二 軍事思想的爭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從一九五七年起即決定發展其海上戰略武器，至傳統性艦艇則似遭輕視。

一九六〇年一月，黑魯曉夫聲稱，未來戰爭必是全球性的，將包括毀滅性的核子打擊在內，因此戰略性長程飛彈將扮演主要角色。於是，他宣布蘇俄的戰略火箭部隊業經成立；建議裁減兵力三分之一，即從三六〇萬人減至二四〇萬人；主張把若干傳統性武器送進歷史博物館，因為他認為在核子武器發達的今日，像航空母艦等等，不過是「鐵製的棺材」。不過，他并不反對發展小型而快速的艦艇。

④ 轉引出處全右。

⑤ 見「蘇俄擴張海權的惡兆」，英國「泰晤士報」，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

⑥ 基輔號於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日拂曉由黑海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十九日中午進入愛琴海，續駛向東地中海。

一九六二年十月加勒比海危機時，蘇俄被迫將中程飛彈由古巴運回俄國，正向古巴前進的蘇俄船團，也在美國海軍「停車檢查」的要求下中途折返。無論蘇俄事後如何解釋，古巴事件乃是蘇俄的挫折，其所以如此，海軍力量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此項刺激之餘，蘇俄開始更加重視海軍，並不足奇。但其海軍的加速發展，却似乎是一九六四年以後的事。

當時，蘇俄國內的軍事思想，正在爭論不休。爭論者可大別為四派：

(一)傳統主義者 這一派的人物大都出身特種部隊，而以歷任機械化軍團長、裝甲部隊司令及裝甲兵大學校長的羅特米斯特羅夫 (P. A. Rotmistrov) 元帥為代表。他們主張在核子時代，傳統武器以及傳統的軍事觀念，仍然不會喪失其價值。

(二)革新主義者 此一觀念的提倡者，應推曾任蘇俄戰略火箭部隊總司令的克里羅夫 (N. I. Krylov) 元帥。其他具有現代科學技術修養的比較年輕的軍事學家，如列寧軍事政治學院的彭達倫柯中校 (Lt. Col. Bondarenko) 曾於一九六六年九月發表題為「軍事技術優勢」的論文，其同僚屠希克維奇上校 (Col. Trishkevich) 亦曾發表論文，題為「軍事思想中的現代革命」。這一派認為在未來戰爭中，核子武器具有決定性作用，那時候的戰略目標，是使用戰略攻擊武力來毀滅敵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行政潛力。因此在國防計劃作為中，應將這個戰略目標放在第一位，而包括地面和空中兵力的戰術性作戰應居其次。這一主張必然產生下述結果：(1)關於軍事學的研究，雖不完全否定過去的軍事經驗、傳統軍事思想以及作戰和部隊的控制，但認為單靠這些，顯然已經不夠；(2)在國防計劃中，把重點放在發展戰略武器方面；(3)在武裝部隊中，共黨政治機構的重要性將減低，而科技人員的地位將相應提高。

(三)中道主義者 在一九六四年至六六年之間，所謂中道主義者的意見也相當流行。例如格魯地寧上校 (Col. Grudin) 於一九六五年初，曾對核子革命作了一次詳盡的分析，認為在核子時代，傳統性的兵力和武器不僅應該繼續存在，並且還有繼續加以發展的必要。他的理由是：(1)完全忽視某一兵種的發展，會招致重大危險；(2)對新武器過分重視，其危險不下於對它的忽視。同時，他也主張傳統的觀念和武器，對於新的技術改變也必須力求適應。又曾替蘇俄國防部主編「軍事戰略」一書的索科洛夫斯基 (V. N. Sokolovsky) 元帥，實為此一派的重鎮。

(四)政治派 這一派所討論的，是國家軍事權力的構成因素，和近代戰爭中獲得軍事勝利的先決條件。他們認為蘇俄軍事權力的根源，一部分寄託在共黨的領導上，另一部分寄託在武裝部隊和蘇俄人民的團結上。這一種論調，從一九六六年底開始流行。抱有此種觀點的，大多是軍隊中的政工人員，他們所強調的是軍人的思想訓練。這原是共黨的傳統理論，因此看起來和毛澤東思想幾無根本差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蘇俄總政治部的希爾亞格中將 (Vice Adm. Shelyag) 曾引述列寧的話為此派主張作辯護，因為列寧說過：「黨政工作的程度愈深，則武裝力量也就愈強」。蘇俄軍中的馬列主義哲學家米羅維多夫上校 (Col. Milovidov) 指稱，僅僅注意核子革命的技術方面，而忽視了軍人的思想信仰與精神素質，那將是大錯而特錯。曾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艾皮曉夫上將 (

Gen. Epishov)，則早在一九六六年的國防節致詞時就說過，蘇俄武裝部隊的火力，固然是以核子武器為基礎，但武器還是要人來使用，這些人必須效忠祖國和共產主義，然後才能做完善的軍人。

在右述爭論中，海軍自然屬於傳統主義派。在過去，蘇俄海軍一向被認為是地面部隊的助手，由於時代的演變尤其是加勒比海危機的刺激，它也逐漸被視作一種可以獨立作戰、在未來戰爭中能够達成戰略任務的兵種。一九六四年七月廿六日即蘇俄海軍節時，海軍參謀長希爾吉夫中將 (Vice Adm. Sergeev) 表達了上述的思想，他宣稱蘇俄海軍現在已有能力擔負重要的戰略任務，例如在世界上任何地區毀滅敵人的水面航運和攻擊海岸目標。一九六七年七月，曾任蘇俄海軍副總司令的柯托夫中將 (Vice Adm. Kolov) 也發表過類似言論。如前所述，蘇俄海軍總司令高爾希科夫中將宣稱蘇俄海軍業已變成一支遠程攻擊性部隊，也正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從他們的發言中可以體察得出，蘇俄海軍由防禦性的進展為攻擊性的，已不僅是一種思想，而且它已具備了此種力量。

三 蘇俄海軍的發展

一九六〇年代蘇俄軍事思想的爭論，并未因黑魯曉夫的垮台（一九六四年十月）而中止，要到一九六九年以後才稍稍平息。當然，就是現在，布里茲涅夫有時還會同軍方發生一些爭吵。

在布、柯政權成立後不久，關於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也發生激烈爭論，蘇共中央主席團（一九六六年三月第廿三次大會後改稱政治局）中也分作兩派，一派主張優先發展國內經濟，另一派主張以增強國防力量為第一。同時軍方則為重點發展戰略武器，抑或平衡發展各種部隊與武器而繼續爭執。一九六五年秋，主席團中的國防派佔了優勢，因而一九六六年的國防預算為一三四億盧布，較一九六五年約增百分之五。另一方面，一九六六年三月蘇共第廿三次大會，則通過了平衡發展各種武器的觀念^⑦。

蘇俄海軍的發展，并未遲至此時開始，但右述情勢（那也表示中道主義者獲勝）有利於海軍的發展，則毋庸置疑。

本刊第十五卷十二期，載有譚溯澄先生「蘇俄海上戰略武器之分析」一文，對蘇俄海軍現有實力分析甚詳。為免重複計，茲僅就與本文內容有關者，列舉蘇俄海軍實況如左：

蘇俄海軍實力

名	稱	水面艦艇	潛艇	基地
波羅的海艦隊		四七	一一	塔林、克琅斯塔特、里加、加里寧格勒、巴爾梯斯克。

⑦ 關於蘇俄軍事思想的爭論，請參閱 Alfred L. Monks 所作「Evolution of Soviet Military Thinking」一文，原載「美國軍事評論」，一九七一年三月號。

北方艦隊

五一

一二六

波梁尼、茂曼斯克。

(一九三三年成立)

黑海(含地中海)艦隊

五九

一九

塞伏斯托波爾

太平洋艦隊

五七

七四

海參崴

(一九三二年成立)

右表所列蘇俄各艦隊艦艇數字，係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一九七六——七七年世界軍事力量統計資料。另據今年的「詹氏海軍年鑑」資料稱，美國有巡洋艦二六艘、驅逐艦及小型驅逐艦(Frigate)一六六艘；蘇俄有包括兩艘直昇機母艦(似指已下水的基輔號及將下水的明斯克號)在內的巡洋艦三七艘、驅逐艦及小型驅逐艦二〇六艘。此外，今年九月十三日，美國海軍部長密登道夫稱，蘇俄潛艇比美國多二分之一，水面戰鬥艦多出百分之三〇。

如前所述，蘇俄重視潛艇的建造為時甚早。韓戰前後，蘇俄潛艇更有顯著發展，當時已具每年建造八〇艘的能力，惟均屬小型者，且非核子潛艇。黑魯曉夫時代重視核武器，在海軍方面，也以發展能裝備對空、對艦、對水各式飛彈的小型艦艇為重點。其裝置戰略飛彈的潛艇，在一九五〇年代即已開始建造(詳請參閱譚文)。

由於柴油潛艇的退役，蘇俄潛艇較之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在數量上已大幅減少，惟因性能、裝備的改良，其威力則較前大增。目前，載有飛彈的蘇俄潛艇，實係美國航空母艦的一大威脅。

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於今年九月初發表的資料，過去一年來蘇俄海軍發展極有可觀。現今其潛艇發射彈道飛彈(SLBM)，分由七十八艘潛艇裝載，合計八四五枚。新下水的四艘戴爾塔級("Delta" Class)潛艇，各裝配有射程七、七〇〇公里的SLBM，而短程的SLBM也在發展中。裝在水上戰鬥艦以及潛艇上的命中率極高的短程對艦飛彈與高性能魚雷，均已現代化。「基輔號」航空母艦所載垂直、短距離起降飛機，業經通過海上實驗。

以往，蘇俄缺乏優良軍港，其海軍難獲充分訓練。但近年來積極向海外擴張，現已在古巴、索馬利亞、幾內亞、南葉門、敘利亞獲得海軍基地或使用港口的便利。不久，或可在敘利亞獲致同樣權益。

蘇俄海軍的另一缺陷為缺少航空母艦。第二次大戰後，曾從德國奪得一艘，因用為運輸艦，裝運包括列車在內的戰利品，致載重過量而沉沒於波羅的海。此後在很長時期內，蘇俄並未發展航艦，故有前引海軍代表答問時的說詞。但「基輔號」已進入地中海，其姊妹艦「明斯克號」不久亦將下水。同型航艦當繼續建造，其情勢已與前不同。

一九三六年七月，英、美、日、法、蘇、土及巴爾幹各國，簽署「蒙德婁公約」，禁止航空母艦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蘇俄對「基輔號」不稱航空母艦，而稱之為大型巡洋艦。今年七月中旬於該艦通過海峽八日前，即以巡洋艦名義通知土耳其，土耳其海軍亦伴作不知，任其順利通過。「基輔號」航艦重僅四萬噸，可通過蘇彝士運河，其參加服務，已使蘇俄海軍活動半徑擴大，其分處

各地之四大艦隊，亦較前容易聯絡統合。

截至目前為止，蘇俄已舉行過兩次「OKEAN」演習，以展示其全球性海軍實力。一次爲一九七〇年，另一次爲一九七五年，兩次演習不同點之一，爲一九七五年時，蘇俄海軍已有力量進行包括印度洋在內的空中偵察任務，其中有些飛機係由索馬利亞起飛。蘇俄航空母艦下水後，此種能力自更大爲增強。

今年二月十一日即蘇共第二十五次大會之前夕，高爾希科夫在「紅星報」上爲文稱：「由於科學技術的革新，蘇俄海軍已可視世界海洋爲己物」。此項口吻，已顯示今日蘇俄海軍，已非復當年「吳下阿蒙」！

四 戰略、外交、革命

就俄國傳統的戰略觀念言，在防禦方面，是用縱深和距離來計算抵抗潛力；在攻擊方面，則重視動量（即質量乘速度）而不是兵力集中。蘇俄海軍的發展，亦顯然受到此一戰略觀念的影響。關於美蘇海軍的比較，如不以艦艇數量而以「艦日（SHIP DAY）」（計算原則與空軍架次略同，即以每艘軍艦活動一日爲一艦日）爲計算標準，則蘇俄艦日數字，在一九六八年時爲二千，一九七四年左右爲八千有餘，超過美國三分之一強^⑧。又美國新的小型軍艦，其時速大多爲三〇——三二浬，蘇俄小型軍艦的時速，則爲三六乃至三八浬。

蘇俄的戰略思想與其世界革命戰略及外交政策，是彼此關聯又互爲影響的。其海軍的發展，自亦不能與此無關。在黑魯曉夫時代，重視戰略核子武器的發展，認爲未來的戰爭必是全球性的核子戰爭，時間短而毀滅力大，而第一次打擊的力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例如查夫亞羅夫中將（Lt. Gen. Zavyalov）的「速度、時間和空間」一文，雖發表於一九六五年夏，但其內容則係上述觀念的代表。他宣稱消耗戰略已經落伍，最重要的是在戰爭開始時即能制敵機先。不久後，他又出版專書，強調長期戰爭不可能獲致積極的效果。在當時的蘇俄，相信任何局部性戰爭，終將升高爲全球性核子戰爭，這種理論幾乎無人敢加以反對。這不僅影響到蘇俄國內兵種（例如陸軍）及傳統武器的發展，也影響到蘇俄世界革命的戰略及其外交政策。

首先，蘇俄已不再堅持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要避免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戰爭，因此就產生了黑魯曉夫的「三和」政策。第一、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以避免核戰爆發^⑨，並爲蘇俄發展其經濟力與核武器，創造有利的、和平的國際環境；第二、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競賽」，依靠共產國家的高成長率，在經濟競賽中勝過自由世界，且藉此誘引落後國家，幻想世界上

^⑧ 參見「蘇俄擴張海權的惡兆」。

^⑨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中說：「核武器改變了以前關於戰爭的概念」。「原子彈不遵循階級原則」。同年八月十日「真理報」一文說：「要是丟了腦袋，原則還有什麼好處呢？足可代表蘇俄當時竭力避免核戰的觀念。」

會有幾億人說：「我們贊成共產主義」^⑩。而「和平共處政策的最終目的，是爲了在和平經濟競賽中爲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提供有利的條件」^⑪。第三、共黨認爲從俄國十月革命後至現在，是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但爲避免觸發戰爭，黑魯曉夫主張在某些國家，可以爭取以無產階級、勞動者的羣衆革命運動爲依據的「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創造實現從根本上改造社會的條件，實行「和平過渡」^⑫。這「三和」政策的共同目的，顯然是避免把蘇俄捲進戰爭漩渦，因而黑魯曉夫強調：和平共處「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國（蘇俄）外交政策的總路線」^⑬。毛共反對把「和平共處」作爲共產國家外交政策「總路線」，并指蘇俄的「三和」政策爲修正主義^⑭。

黑魯曉夫并未放棄世界革命，亦非反對所有戰爭。一九六一年第一期蘇共理論雜誌「共產黨人」上，刊有黑魯曉夫的一次演說。他把戰爭分爲三類，即：(1)全面戰爭；(2)局部戰爭；(3)民族解放戰爭。全面核戰以及有擴大爲全面核戰之可能的局部戰爭，都要極力避免。至於民族解放戰爭，依共黨看，那是被壓迫民族削弱帝國主義的戰爭，應該極力支持。正是由於害怕局部戰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於北越發動「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越南戰爭，黑魯曉夫極爲冷淡，迫使北越在當時倒向毛共。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下台。一九六五年二月，蘇俄總理柯錫金親訪河內，那就意味着蘇俄新政權，有意修正黑魯曉夫的政策方向。

黑魯曉夫時代終了，從一九六五年起，蘇俄軍事思想方面的中道主義者理論又漸抬頭，他們認爲未來的戰爭可以同時具有全球或局部兩種性質。一九六六年蘇俄國防預算的增加，以及同年三月蘇共第廿三次大會通過平衡發展各種武器的觀念後，各兵種間的爭吵亦漸緩和。至同年底，強調全面、短期核戰的理論就日益稀少，同時，着重思想教育的政治派的主張却開始抬頭，那有些像毛酋恢復「黨指揮槍」的把戲，雖然在程度上是大不相同的。到一九六九年時，平衡發展各種兵種和武器的觀念，就變成蘇俄官方的教條了。

與此同時，蘇俄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強調和平共處。在世界革命的策略方面，則宣傳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民族主義的力量，爲三大革命力量；共產集團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運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殖民主義體系的民族解放運動爲三大革命浪潮。蘇俄要藉「和平共處」的掩護，加強共產集團的經濟與軍事建設，支持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和第三世界的反帝鬥爭與民族解放運動，內外夾攻削弱敵方陣營，使國際舞台上的實力對比，對己有利，爲流血或不流血的最後決戰創造條件。這一理論業已爲一九六九年六月第三次國際共黨會議通過的基本文件「現階段反帝鬥爭的任務和共產黨工人黨一切

⑩ 見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廿二次大會通過的「新綱領」。

⑪ 黑魯曉夫在「東德統一社會黨（共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

⑫ 參見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四日黑魯曉夫向蘇共第廿次大會提出的「總結報告」。

⑬ 左右。

⑭ 關於毛共的理論，請參閱其「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人民日報」於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七月廿日兩度刊出。

反帝力量的聯合行動」所採納，它也就成爲當前蘇俄集團世界革命的圖式。

在右述的革命策略下，蘇俄必須全面發展它的兵種與武器，而且正在積極確切進行之中，這就會使它的軍費負擔十分沉重，影響它的經濟發展，也影響它的「和平共處」外交的內容。

五 「有限緩和」下的海軍任務

從一九六六至七〇年，蘇俄的國防預算依序爲一三四、一四五、一六七、一七七、一七九億盧布。一九七〇至七三年釘住在一七九億盧布，一九七四年一七六·五、一九七五年一七四億盧布、一九七六年與上年同。表面看來，近年蘇俄國防費尚有減少，可爲其「和平」外交做辯護。實則其國防費用頗多隱密部分，其盧布之購買力亦有各種不同的計算方式。以一九六九年之一七七億盧布爲例，依公定匯率折算僅一九四·四億美元，惟依倫敦戰略研究所估計應爲五一·一億美元，依美國軍備管理及裁軍局折算應爲六〇〇億美元。又依「美國戰略資料中心」報告，一九七五年的蘇俄國防開支爲一、三五〇億美元，美國則爲九九一億美元。而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則稱，蘇俄軍事研究費超過美國百分之六十五，估計其軍事費用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佔其全國生產毛額百分之一至一三。惟據毛共的說法，一九七五年度蘇修的軍費約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和國防預算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它的國民收入大約是美國的百分之六六，但其實際軍費開支比美國還多百分之二十。由於連年擴充兵員，蘇修的現役兵力總數已達四四〇萬，比五年前增加了一〇〇多萬，相當於美國兵力的兩倍。其核武器同美國不相上下，常規武器則大大超過美國和西歐的總和。蘇修且自稱其海軍戰略已從「近海防禦性」改變成了「遠洋進攻性」的了^⑮。

然而這種沉重的軍費負擔，必然壓迫其經濟的正常發展。所以在經濟方面，黑魯曉夫所倡的經濟競賽是失敗了。一九六六年蘇共第廿三次大會，布、柯政權強調經濟改革，然其經濟制度又限制了改革的效果。一九七一年的蘇共第廿四次大會，又改倡經濟合作。「和平共處」政策依然繼續，而且，在今年二月蘇共的第廿五次大會中，布里茲涅夫又把廿四大提出的六點和平綱領擴充爲八點。但由於去年下半年以來，蘇俄在安哥拉的行徑，提高了自由世界的警覺，指責蘇俄違反了「緩和 (détente)」政策。於是，布里茲涅夫就在他向廿五大提出的「總結報告」中聲言，「緩和絕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或改變階級鬥爭的規律」。此後，蘇俄報刊就改唱「有限緩和」論了。其值得注意的論點是：「那裏想妨礙各國人民爲爭取社會和民族解放而進行鬥爭，那裏想『取消』各種思想不可避免的對抗，緩和就會在那裏結束」（蘇俄「新時代」雜誌）；「使一個國家內部的必然要發生的社會變革，不會導致國際磨擦、國際衝突和毀滅一切的戰爭，乃是緩和的唯一真正目的」。而蘇俄「不能對國外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消

^⑮ 參見「人民日報」刊載「荒謬的借口」一文，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

息報」)⑩。那麼，蘇俄「有限緩和」的「和平共處」政策的內容究竟如何呢？我們且試行列舉如下：

(1)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共黨的「和平共處」原僅限於此)，竭力避免自己被拉入正面戰爭。
(2)使已到手的東西(如割據的別國領土)獲得自由世界的承認(如歐安會)。并藉「緩和」氣氛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如倡議中的亞安體系)。

(3)在和平掩護下，增進對西方的貿易與經濟合作，吸收西方的投資與貸款，引進西方的技術設備，解決自己的經濟困難。且可集中本身人、物、財力，發展各種武器。

(4)嚴厲拒絕思想意識方面的「和平共處」。

(5)支援西方工人的階級鬥爭，支援民族解放運動，不惜有限度支持或參加「局部戰爭」，惟防止其擴大為全面戰爭。
假如右述分析不誤，回頭再來看蘇俄的海軍，它就會具有特別不同的重要意義了。

蘇俄海軍的發展，無疑會受其傳統戰略或軍事思想的影響，但也定然會受其革命策略與外交政策的左右。它是軍事作戰的武力，也是政治作戰的工具。在不觸發全面核戰的限度下從事遙遠的擴張，海軍的作用就更大過核武器。共產國家絕不抱純軍事觀點，它更重視政治與心理因素。「數量化」的比較研究，常會使自由國家在對共黨作戰中失利。蘇俄海軍以各種姿態與行動，向英美的海權挑戰，打擊對方的地位與聲望，威脅到對方與第三者的心理，它就已獲得不小的成功。今年八月廿二日，美國聖地牙哥「聯合報」在「蘇聯人公布如何摧毀美國的藍圖」一文中，從高爾希科夫新著「國家的海上實力」一書摘出若干要點，確實是值得警醒與注意的：

——蘇俄海軍能夠從海上和海底發射核武器對美國(像聖地牙哥)的軍界——工業界集團進行飽和攻擊。

——俄國軍艦能夠阻止並且減少石油和其他戰略物資運往美國和西歐(美國的九三種戰略物資有八七種靠進口)。

——一旦發生戰爭，蘇聯海軍能夠封鎖美國的港口，使外圍島嶼和領土孤立無援。

——爲了作爲可能發生戰爭的準備，蘇俄正在把特遣部隊駐紮在世界各大洋的戰略要地，並在「友好國家」建立海外基地，以作這些部隊的後盾。

——蘇俄海軍是克里姆林宮把其他國家變成共產黨式國家這一計劃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俄國海上力量對於消除帝國主義者企圖控制世界各大洋及其自然資源的活動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對於右引各點，高爾希科夫作了相當直言不諱的析述。他並且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說：「海上力量將決定政治措施的成功和戰略使命的完成」。

⑩ 關於蘇俄「有限緩和」，請參閱毛共「新華社」記者述評：「蘇修抽出『有限緩和』論說明了什麼」？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如果我們爲高爾希科夫所列舉的戰略任務排列一個先後順序，那麼封鎖美國港口、摧毀其工業潛力與美國正面交戰，那要排在最後的決戰時期，而威脅自由國家的海上運輸線以及在世界各地擴大共黨的勢力，將排在最前。

在當前世界局勢下，經濟戰、政治戰尤重於軍事作戰。誠如挪威國際問題研究所調查部長赫爾斯特所指出的，單就西方各國對波斯灣沿岸石油的依存度而言，美國爲七·九%，日本爲七九·六%，西歐爲六四%。如此，蘇俄海軍出沒印度洋以及在柏柏拉（Berbera）港修建軍事設施等等，就頗值得西方憂慮。一般人認爲蘇俄本身及唆使古巴支援安哥拉的赤色勢力，目的之一就是垂涎安哥拉良好的天然港灣，從那裏就可威脅西方巨輪不能通過蘇彝士運河而只能繞行好望角的運油線。另一方面，如果蘇俄海軍就在某個國家的外海，那對於該國內叛亂勢力的物質支援與精神鼓勵，必然有其重大意義。又與此道理相同而目的有異的是，蘇俄可以同樣方式去嚇阻若干共產國家對它的離心力，或是一面抨擊毛共勾結帝國主義的好戰份子，一面在海上或沿岸佈置衆多的棋子，而使得自由世界的聯匪政策失計。凡此種種，都是蘇俄海軍應該執行的任務。

蘇俄海軍的發展，正是針對這些任務而設計的。我們且以「基輔號」航艦爲例，它僅四萬噸（一說四萬五千噸），僅爲美國普通航艦之半。它的全長僅三〇〇公尺，飛行甲板約佔全長三分之二，尾部機庫設有兩部升降機，可容雅克（Як）三六小型戰鬥機及莫斯卡瓦（Moskva）大型直昇機各二四架。「基輔號」設有垂直起飛及水雷、魚雷發射等裝置，具有航艦、巡洋艦、防潛驅逐艦以及登陸支援等多種性能與優點，因此我們也就不能僅以其體積爲準，對它加以評價。

六 結語

在布里茲涅夫現任內，蘇俄的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均爲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七四年四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中，決定祕密設立「國防會議」，其成員爲政治局委員、總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黨、政、軍、保安各方面最高負責人，而以布里茲涅夫爲主席。他本人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對德作戰勝利紀念日升任陸軍上級大將，今年五月加元帥稱號。前國防部長格列契柯（A. A. Grechko）於今年四月廿六日死亡，立即改以軍職文官烏斯蒂諾夫（V. I. Ustinov）接長國防（現亦升元帥），而不是由職業軍人繼任。這一切都表示，軍事、外交已納入黨（甚至是布里茲涅夫個人）的掌握之中。今後蘇俄的世界革命、外交政策與軍事戰略，更將渾然一體而受黨的一元領導。其間縱或還有歧見或爭執，也絕不能以自由世界鷹派、鴿派的觀點去衡量，也不可以純軍事、純技術觀點去研究蘇俄的武器發展與戰略思想。而蘇俄海軍的任務，也與自由世界海軍有異。

蘇俄的武器發展，已使自由世界震驚；而蘇俄累積的外債已達一五〇億美元，也引起自由世界的憂慮。這二者是同時出現的，其間有沒有什麼關聯，是頗值得研究的問題。